

感證輯要

嚴鴻基題



退思廬感證輯要目錄卷三

何廉臣論溫熱伏氣與新感不同 論溫熱即是伏火

戴麟郊論溫熱五種辨法 論溫熱與風寒各異 論溫熱證辨似要義

葉香巖外感溫熱論

陳平伯外感溫病篇

吳坤安暑證篇

俞根初暑濕傷寒論 伏暑傷寒論

新纂薛生白濕熱病篇 濕熱證治論

葉香巖濕證治法

俞根初秋燥證治論

何秀山秋燥證治論

何廉臣新感秋燥集說

張木芬燥濕證新論

實火虛火陰火治法論



南京中醫藥大學圖書館藏 版權所有

何秀山鬱火實火虛火證治論

張永芬五疫症治辨 附鼠疫證治論

宓蓮君熱疫霍亂證治論



南京中醫藥大學圖書館藏

退思廬感證輯要卷三

慈谿嚴鴻志癡孫纂輯

後學鎮海胡修鑑鏡如校字

何廉臣論溫熱伏氣與新感不同

新感溫熱邪從上受。必先由氣分陷入血分。裡證皆表證侵入於內也。伏氣溫熱邪從裡發。必先由血分轉出氣分。表證皆裡證浮越於外也。新感輕而易治。伏氣重而難療。此其大要也。

謂予不信。請述陸氏九芝評孟英之言曰。仲景所論溫熱是伏氣。天士所論溫熱是外感。故以溫邪上受首先犯肺逆傳心包。十二字揭之篇首。以自別異。果如其說。則所稱溫熱者。即俗所謂小風溫小風熱。如目赤頤腫喉梗牙疼之類。却只須辛涼輕劑。其病立愈。更述薛瘦吟之言曰。凡病內無伏氣。縱感風寒暑溼之邪。病必不重。重病皆新邪引發伏邪也。但伏氣有二。傷寒伏氣。即春溫夏熱病也。傷暑伏氣。即秋溫冬溫病也。邪伏既久。血氣必傷。故治法與傷寒傷暑正法大異。且其氣血亦鈍而不靈。故靈其氣機。清其血熱。為治伏邪第一要義。第其間所伏之邪。有微甚有淺深。人

之性質有陰陽有強弱故就中又有輕重之分焉醫必識得伏氣方不至見病治病能握機於病象之先然非熟於亢害承制之理亦豈能測未來之病乎然非謂天運氣也雨暘寒燠存在留心久當自悟耳

由是觀之同一溫熱症而新感之與伏氣病所之淺深不同病情之輕重不同病機之安危不同故其療法亦因之而不同

何廉臣論溫熱即是伏火

凡伏氣溫熱皆是伏火雖其初感受之氣有傷寒傷暑之不同而潛伏既久蘊釀蒸變逾時而發無一不同歸火化中醫所謂伏火症即西醫所謂內炎症也王東衡曰風寒暑溼悉能化火血氣鬱蒸無不生火所以人之火症獨多焉朱心農曰東南方天時多熱地氣多溼最多溼熱溫之症正傷寒症極少即云冬月多正傷寒症亦不盡然歷症以來恒見大江以南每逢冬令太溫一遇感冒表分雖有外寒內則竟多伏火悉以伏火治之絲毫不爽故魏柳州曰壯火為萬病之賊嘉約翰曰炎症為百病之源中醫西醫其揆一也雖然同一伏火而濕火與燥火判然不同以治燥火之法治溼火則溼逾遏而熱愈伏勢必為痞滿為嘔呃為形寒熱不揚為腸鳴泄瀉

甚則蒙閉清竅。謔語神昏。自汗肢厥。或口噤不語。或手足拘攣。以治濕火之法。治燥火。則以燥濟燥。猶撥火使揚。勢必為灼熱。為消渴。為熱盛昏狂。為風動瘓厥。甚則鼻煽音啞。舌捲囊縮。陰竭陽越。內閉外脫。是以對症發藥。必據燥火濕火之現症。為過分際自清。誤治自少。

戴麟郊論溫熱五種辨法

辨氣

風寒之氣。從外收斂入內。病無蒸氣觸人間。有作蒸氣者。必待數日後。轉入陽明府症之時。溫熱及濕溫症。其氣從中蒸達於外。病即有蒸氣觸人。輕則盈於牀帳。重則蒸然一室。以人身藏府。氣血津液。得寒氣則內斂。得火氣則上炎。溫熱火氣也。人受之。從藏府蒸出於肌表。氣血津液。逢蒸而敗。因敗而溢。溢出有盛衰。斯充達有遠近。非鼻觀精者。不能辨之。辨之既明。治之毋惑。知為溫熱而非傷寒。則凡於頭痛發熱之諸表症。不得誤用辛溫發散。於諸裡症。當清當下者。亦不得遲回瞻顧矣。

辨色

風寒主收斂。斂則結。面色多綳結而光潔。溫熱主蒸散。散則緩。面色多鬆緩而垢晦。

人受蒸氣則津液上溢於面頭目之間多垢滯。或如油膩。或如烟薰。望之可憎者。皆溫熱之色也。一見此色。雖頭痛發熱。即不得用辛熱發散。一見舌黃煩渴。諸裡症。即宜攻下。不可拘於下不厭遲之說。

辨舌

風寒在表。舌多無苔。即有白苔。亦薄而滑。漸傳入裡。方由白而黃。轉燥而黑。溫熱一見頭痛發熱。舌上便有白苔。且厚而不滑。或色間淡黃。或粗如積粉。或兼白。或白苔即燥。又有至黑不燥。則以兼濕挾痰之故。然必按之粗澀。或兼有朱點。有鱗紋。不可誤認為裏寒陰結也。治溫熱者。能先於表症辨之。不用辛溫發散。一見裡症。即用清涼攻下。斯得之矣。

辨神

風寒之中人。令人心知所苦。而神自清。如頭痛寒熱之類。皆自知之。至傳裡入胃。始或有神昏譫語之時。緣風寒為病。其氣不昏。而神清。溫熱初起。便令人神情異常。而不知所苦。大概煩躁者居多。甚或如癡如醉。擾亂驚悸。及問其何所苦。則不自知。即間有神清而能自知者。亦多夢寐不安。閉目若有所見。此即譫語之根也。或亦以始

初不急從涼散。遷延時日。故使然耳。

辨脉

溫熱之脉。傳變後與風寒頗同。初起時與風寒迥別。風寒從皮毛而入。二日脉多浮。或兼緊兼緩兼洪。無不浮者。傳裡始不見浮脉。然其至數亦清楚而不模糊。溫熱從中道而出。一二日脉多沈。迨自裡出表。脉始不沈而數。或兼弦。或兼大。然總不浮。其至數則模糊而不清楚。凡初起脉沈遲。勿認作陰症。沈者邪在裡。遲者邪在藏也。脉象同於陰寒。而氣色舌苔神情。依前諸法辨之。自有不同者。或數而無力。亦勿作虛視。因其熱蒸氣散。脉自不能鼓指。但當解熱。不當補氣。受病之因各殊。故同脉而異斷。

戴氏論溫熱與風寒各異

辨其氣之異

風主疎泄。寒主凝澀。二氣雖有不同。然初皆冷而不熱。其中人也。鬱而不宣。方其初受在表。自宜溫散。麻黃湯。桂枝湯。葛根湯。蘇羌飲等方。皆散寒之劑。非解熱之劑也。溫熱由伏氣而成。熱而不冷。其傷人也。立蒸而腐敗。初起即宜涼解。梔豉湯。葛根苓

連湯麻杏石甘湯黃芩湯姜蕤湯六神通解散等方皆解熱之劑非散寒之劑也以解熱之劑治風寒輕則寒中嘔利重則陽陷厥逆以散寒之劑治溫熱輕則衄瀉議妄重則枯竭亡陰此氣之不可不辨也

辨其受之異

風寒從表入裡自皮毛而肌腠而筋骨而胸膈胃腸一層漸深一層不能越此入彼故汗不厭早下不厭遲為散為和淺深毫不可紊以其氣皆屬冷必待寒化為熱邪歛入內方可攻下涼解否則虛其裡氣反引表邪內陷而成結胸痞利諸症濕濕從膜原而發溫熱從血絡而發先踞膜絡之中必內潰而後變九傳由裡出表雖出表而裡未必全無邪戀經過之半表亦未必不為邪傷故下不厭早汗不厭遲為和為解淺深必不可拘以其氣皆屬熱熱能作蒸不必鬱變而此蒸即帶彼熱未出表而誤溫之始則引熱毒燎原而為斑衄狂喘末傳則傷真陰為枯槁沈昏厥逆諸危候矣

辨其傳經之異

溫熱傳經與風寒不同風寒從表入裡故必從太陽而陽明而少陽而入胃若溫熱則邪從中道而或表或裡惟視人何經之強弱為傳變故伏邪之發有先表後裏者

有先裡後表者。有但裡不表者。有表而再表者。有裡而再裡者。有表裡偏勝者。有表裡分傳者。有表裡分傳而再分傳者。有表裡三焦齊發者。此為九傳。醫必先明九傳之理由。而後能治伏邪。試言其要。風寒從表入裡。必待漸次閉鬱而傳變。故在表時不必兼見裡症。入裏後不必復見表症。溫熱本從裡出表。故見表症時。未有不兼見一二裡症者。亦未有不兼見一二半表半裡症者。且溫熱屬蒸氣。表而裏。裏而表。原是不常。有裡症下之。而其邪不盡。仍可出表者。有譫妄昏沈之後。病愈數日。復見頭痛發熱。復從汗解者。此所謂表而再表。風寒必無是也。更有下症全具。用下藥後。裏氣通而表亦達。頭痛發熱得汗而解。胸悶心煩。暫從疹斑而解。移時復見舌黑心悶。腹痛譫妄。仍待大下而後愈者。此所謂裏而再裡。風寒必無是也。若夫表裡分傳三焦齊發之症。風寒十無一二。溫熱十有六七。但據傳經之專雜為辨。初起專見一經症者。屬風寒。初起雜見二三經症者。屬溫熱。日久而漸傳者。屬風寒。一日驟傳一二經。或二三經者。屬溫熱。則雖病有變態。而風寒不混於溫熱。溫熱不混於風寒。施治自無誤矣。

戴氏論溫熱症辨似要義

凡病俱以虛實寒熱四字為大綱。溫熱症何獨不然。但虛實寒熱之真者易辨。似者難辨。後所列溫熱各論表裡諸症。皆實邪熱邪。而實熱中亦有虛寒。至虛邪寒邪。而虛寒中亦有實熱。故有實症似虛。虛症似實。熱症似寒。寒症似熱。尤不可不細辨也。所謂實症似虛者。即以表症論之。頭痛發熱。邪在表也。其脈當浮。症當無汗。而反自汗。脈無力。用發表藥而身反疼痛。則似虛矣。故人惑於多自汗。而誤用桂枝湯者有之。惑於脈無力。而引仲景太陽篇發熱惡寒。脈微弱為無陽。而誤用小建中湯者有之。惑於身疼痛。而引仲景若不差。身體疼痛。當溫其裡。誤用四逆湯者有之。不知伏邪之在表。其自汗者。邪熱自裡蒸出於表。非表虛也。其脈無力者。熱主散漫。散漫則脈軟。非比寒主收斂。而脈緊也。身體反疼者。伏邪自裡而漸出於表。非比陽虛不任發表也。此在表之實症似虛者也。

又以半表半裡論之。寒熱往來。胸脇滿。邪在半表半裡也。其脈當弦。其口當渴。而脈反沈。口不渴。則似寒矣。故人惑於脈沈。而以胸脇滿為太陰。口不渴為內寒。而誤用理中湯。不知伏邪之半表半裡。其脈沈者。邪伏於膜原而未出表。故脈不浮。非陽虛也。其不渴者。邪未傳變。未入胃府。故不能消水。非內寒也。此半表半裡之熱症似寒

者也。

又以裡症論之。口燥咽乾。不得眠。邪在裡。其脈當洪。其身當熱。其便當結。而脈反沈微。濇弱。身反四肢厥冷。大便自利。則全似虛寒矣。人惑於脈微濇弱。而用參耆者。有之。惑於厥逆。而用桂附者。有之。惑於自利。而用參朮乾姜者。有之。不知伏邪在裡。其脈沈微濇弱者。乃邪熱結於腸胃。氣不達於營衛也。其身反厥冷者。邪熱結於裏。而不達於外。氣結於下。而不通於上也。其自利者。乃熱結旁流也。此在裡之實症。似虛熱症似寒者也。

總之溫熱為伏火。與風寒之寒。因大異。故脈證雖有似虛似寒之時。而一一辨其為溫熱症。則屬邪盛。而反見虛寒之假象。明眼人不當為其所惑也。

所謂虛症似實者。即以表證論之。頭痛發熱。身疼痛。自汗。脈浮大。邪在表也。而屢用清涼表散。其症不減者。非藥力之不專。乃正氣不能使藥力達表。陰液不能隨陽氣作汗也。此伏邪在表時。虛症之似實者也。氣虛者。加參耆於表藥中。即汗。陰虛者。加潤劑於表藥中。即汗。若不知其氣血之兩虧。而宣表不已。勢必暴厥而死。

更以半表半裡論之。胸脇滿。耳聾。嘔吐。如瘧狀。脈弦。邪在半表半裡也。而屢用和解。

消導其症更加者。非藥力之不到。乃中焦脾胃傷而氣不運。肝陰傷而火更燥也。此伏邪在半表半裡時。虛症之似實者也。必合四君六君於和解藥中。合四物於清解藥中。始能戰汗而解。若更消導清解不已。必至胃氣絕而死。

更以裏症論之。舌苔黃黑。裂燥芒刺。胸腹脇臍硬痛。大小便閉。六脈數大。邪在裡也。而屢用攻利藥。或總不得利。或利後愈甚。乃正氣不能傳送腸胃。血液不能滋潤腸胃。非藥力之不峻也。此伏邪傳裡時。虛症之似實者也。氣虛者。助胃以資傳送。血枯者。養陰以藉濡滑。氣行津化。方得通利。若不知其虧竭而恣意攻利。必昏沉痿癱而死。

總之藥不中病。則傷正氣。傷其下。則正氣浮越而上逆。傷其中。則正氣虛散而外越。脈症雖有似實似熱之時。而一詢其來路。若已治之大過。則屬氣從內奪。正氣奪則虛明。眼人當不為所惑也。

夫一症而虛實互異。用藥稍誤。而生死攸分。將以何者為辨症之把柄乎。曰。以開卷所列五辨法辨之。則瞭然矣。而更以曾經誤治。與未經誤治。辨其伏邪之為實為虛。為實中夾虛。為虛中夾實。則得其大綱。而更得其細目。然後似是而非之症。斷不能

感矣。

葉香巖外感溫熱論

溫邪上受首先犯肺。逆傳心包。肺主氣屬衛。心主血屬營。辨營衛氣血。雖與傷寒同。若論治法。則與傷寒大異也。蓋傷寒之邪。留戀在表。然後化熱入裡。溫邪則變熱最速。未傳心包。邪尚在肺。肺主氣。其合皮毛。故云在表。在表初用辛涼輕劑。按風則加入薄荷牛蒡之屬。挾濕加蘆根滑石之流。或透風於熱外。或滲濕於熱下。不與熱相搏。勢必孤矣。不爾。風挾溫熱而燥生。清竅必乾。謂水主之氣。不能上榮。兩陽相劫也。濕與溫合。蒸鬱而蒙蔽於上。清竅為之壅塞。濁邪害清也。其病有類傷寒。其驗之之法。傷寒多有變證。溫熱雖久。在一經不移。以此為辨。

前言辛涼散風。甘淡驅濕。若病仍不解。是漸欲入營也。營分受熱。則血液受劫。心神不安。夜甚無寐。或斑點隱隱。即撤去氣藥。如從風熱陷入者。用犀角竹葉之屬。如從濕熱陷入者。犀角花露之品。參入涼血清熱方中。若加煩躁。大便不通。金汁亦可加入。老年或平素有寒者。以人中黃代之。急急透斑為要。

若斑出熱不解者。胃津亡也。主以甘寒。重則如玉女煎。輕則如梨皮蔗漿之類。或其

人腎水素虧。雖未及下焦。先自徬徨矣。必驗之於舌。如甘寒之中。加入鹹寒。務在先安未受邪之地。恐其陷入易耳。

若其邪始終在氣分。流連者。可冀其戰汗透邪。法宜益胃。令邪與汗併。熱達腠理。邪從汗出。解後胃氣空虛。當膚冷一晝夜。待氣還自溫暖如常矣。蓋戰汗而解。邪退正虛。陽從汗泄。故膚漸冷。未必即成脫證。此時宜令病者安舒靜卧。以養陽氣來復。旁人切勿驚惶。頻頻呼喚。擾其元神。使其煩躁。但診其脈。若虛軟和緩。雖倦臥不語。汗出膚冷。卻非脫證。若脈急疾躁擾不臥。膚冷汗出。便為氣脫之證矣。更有邪盛正虛。不能一戰而解。停一二日再戰汗而愈者。不可不知。再論氣病。有不傳血分。而邪留三焦。亦如傷寒中少陽病也。彼則和解表裡之半。此則分消上下之勢。隨證變法。如近時杏樸苓等類。或如溫胆湯之走泄。因其仍在氣分。猶可望其戰汗之門戶。轉瘧之機括。

大凡看法。衛之後。方言氣。營之後。方言血。在衛汗之可也。到氣纔可清氣。入營猶可轉熱透氣。如犀角元參羚羊等物。入血就恐耗血動血。直須涼血散血。如生地阿膠赤芍等物。否則前後不循緩急之法。慮其動手便錯。反致慌張矣。

且吾吳濕邪害人最廣。如面色白者。須要顧其陽氣。濕勝則陽微也。法應清涼。然到十分之六七。即不可過於寒涼。恐成功反棄。何以故耶。濕熱一去。陽亦衰微也。面色蒼者。須要顧其津液。清涼到十分之六七。往往熱減身寒者。不可就云虛寒而投補劑。恐鑪烟雖息。灰中有火也。須細察精詳。方少少與之。慎不可直率而往也。又有酒客。裡濕素盛。外邪入裡。裡濕為合。在陽旺之軀。胃濕恒多。在陰盛之體。脾濕亦不少。然其化熱則一。熱病救陰猶易。通陽最難。救陰不在血。而在津與液。通陽不在溫。而在利小便。然較之雜證。則有不同也。

再論三焦。不得從外解。必致成裡結。裡結於何。在陽明胃與腸也。亦須用下法。不可以氣血之分。就不可下也。但傷寒邪熱在裏。劫燂津液。下之宜猛。此多濕邪內搏。下之宜輕。傷寒大便溏為邪已盡。不可再下。濕溫病大便溏為邪未盡。必大便鞭。慎不可再攻也。以糞燥為無濕矣。

再人之體。脫在腹上。其地位處於中。按之痛。或自痛。或痞脹。當用苦泄。以其入腹近也。必驗之於舌。或黃或濁。可與小陷胸湯。或瀉心湯。隨證治之。或白不燥。或黃白相兼。或灰白不渴。慎不可亂投苦泄。其中有外邪未解。裡先結者。或邪鬱未伸。或素屬

中冷者。雖有脫中痞悶。宜從開泄。宣通氣滯。以達歸於肺。如近俗之杏菟橘桔等。是輕苦微辛。具流動之品可耳。

再前云舌黃或濁。須要有地之黃。若光滑者。乃無形濕熱。中有虛象。大忌前法。其胸以上為大腹。或滿或脹或痛。此必邪已入裡矣。表證必無。或十之存一。亦要驗之於舌。或黃甚。或如沈香色。或老黃色。或中有斷紋。皆當下之。如小承氣湯。用檳榔青皮枳實元明粉生首烏等。若未現此等舌。不宜用此等法。恐其中有濕聚太陰為滿。或寒濕錯雜為痛。或氣壅為脹。又當以別法治之。

再黃苔不甚厚而滑者。熱未傷津。猶可清熱透表。若雖薄而乾者。邪雖去而津受傷也。若重之藥當禁。宜甘寒輕劑可也。

再論其熱傳營。舌色必絳。絳深紅色也。初傳絳色中兼黃白色。此氣分之邪未盡也。泄衛透營兩和可也。純絳鮮色者。包絡受病也。宜犀角生地連翹鬱金石菖蒲等。延之數日。或平素心虛有痰。外熱一陷。裡絡就閉。非菖蒲鬱金所能開。須用牛黃丸至寶丹之類。以開其閉。恐其昏厥為痙也。

再色絳而舌中心乾者。乃心胃火燄。劫燥津液。即黃連石膏亦可加入。若煩渴煩熱。